



ル 5  
3258  
40



凡 5  
3258  
40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下

黃州府知府英 啟纂輯

雜志

摭聞

黃州城北二十里楓香橋北有墓世誤以對江之樊口為噲封  
 疑此為噲墓攷之史冊噲封國在今襄陽之樊城墓在關中  
 而樊口本以古樊楚得名不因樊噲按晉咸和中西陽太守  
 樊峻與豫州刺史毛寶共守邾城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  
 焉此或峻墓歟張希良格物編

一 肅宗時以王嶼為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徧禱山川有巫者  
 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於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

摭聞

和  
八  
日  
購  
求

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閒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  
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鑰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  
死籍其緡錢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  
所積資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  
獎拜震商州刺史

唐國史補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  
金剛經行者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  
逾旬爲人告敗宋汶大怒令于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加官  
使至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  
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已停止使  
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于宋曰黃州士馬精

強城壘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于人將軍  
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  
新寺寺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  
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汶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  
自後一州呼爲金剛和尚

報應記

唐房千里竹室記稱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  
楣撐者爲椳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

縣志

王禹偁嘗作三黜賦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州蘇易簡  
知貢舉適榜下放孫何等三百餘人奏禹偁禁林宿儒欲將  
全榜諸生送於郊上可之禹偁作詩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  
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至郡未

幾二虎鬪於境一死羣雞夜鳴冬雷而雹司天奏守土者當

其咎卽命徙蘄州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

禪之文止期身後帝深詫異促召還臺未行竟卒夢溪筆談

天聖中韓魏公居所生憂從其兄琚守齊安卽安國寺西廡爲

書堂以居恆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妝麗甚公恬不以

爲怪及去二女告曰妾非人也亦非仙人鬼魅遊處再歲而

言不及亂公德士也卽推此澤天下讀齊安記屈原之死二

女孝慈亦於此投江故武昌郡以五月五日競渡投角黍迎

神舟上二女非仙人鬼魅豈靈均二子之靈耶浪語集

夏文莊公竦守黃州時龐穎公籍爲掾嘗疾屬文莊後事文莊

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語已爲

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晚年詩

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石林燕語載龐嘗在告數日忽

吏報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

已發哀文莊卽自往取燭視面語醫曰此陽證傷寒汝等治

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蘇青箱雜記

蘇公謫黃州始稱東坡居士蓋亦慕白樂天而然白刺忠州有

東坡種花諸詩蘇在黃州與白忠州相似嘗有詩云出處依

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則東坡名非偶因地稱也蘇又

嘗柬王定國云近於宅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

中欲自號麀糟陂裏陶靖節縣志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賦也余嘗讀其跋

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閒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文赤壁賦注謂公詣赤壁者三其謂此歟據二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七修類稿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踞高峰仰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東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

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東坡集

東坡與李通叔書蒙寄示雪堂篆字筆勢茂美足為郊藪之光則雪堂扁當屬通叔筆今做印章成字實出前守上海潘公伯明縣志

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鋤治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尙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菴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東坡志林  
定惠院東小山上海棠特繁茂每歲盛開必為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

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卧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者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鏗鏗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與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二日也

東坡志

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嘗喜寫之人間刻石有五六本邑農人於古墓掘得其一為鉏鑿所壞僅存百字有先生自繪像巾笠拄杖正與詩意相發存王同軌家亦寶玩也

石話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先生遷謫於

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

揮塵錄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蓄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地獲四鐘斲破其二一為鑄銅者取去獨其一聲空瓏饒古

意子瞻集

東坡書夢祭句芒文云余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愠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者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

縣志

東坡嘗記黃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江南尤甚聞之不忍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金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金

縣志

東坡曰余來黃岡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辭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似土人謂之山歌云又曰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勳長

官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新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東坡志林

東坡在黃州嘗以蜜為釀作蜜酒歌珍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知春蠶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餅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醜醜清君不見南國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閒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序云西蜀道士楊世昌善

作蜜酒絕醕醖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戲與吳君采云近  
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舉之東有犯  
者獨不立木怪之以問酒友曰為賢者諱吾何嘗為此但作  
蜜酒爾 縣志

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坡詩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涇  
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韓子蒼  
茅柴酒詩三年逐客卧江皋自與田工釀小槽飲慣茅柴諸  
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蓋亦謂差勝他酒爾張耒雜志直稱  
黃州酒可亞瓊液 陳州酒名而差薄為謫官中一幸豈陸待制所  
云適有佳匠也 縣志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

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  
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  
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閒惟  
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調謔編

子瞻在黃州嘗書云東坡處士自今以往早晚不過一爵一肉  
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自  
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東坡志林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不著姓字吳匏庵有詩云西飛一  
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  
曾藏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案東坡次孔毅父韻不如西州  
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



清且哀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匏庵藏帖信不妄也案世昌

綿竹道士字子京見王註蘇詩

該餘叢考

蘇子瞻偶至汪氏野人居有神降于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言有所會用韻作詩復為作天篆記又集中載何氏神琴歌云七絃品弄仙人有留待世人輕插手一聲欲斷萬里雲山林鬼魅東西走况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雁柱何須誇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後無人知君侯手下分巧奇月明來伴青松陰露齒笑彈風生衣山神不敢隱踪跡笑向山陰懼傷擊一曲未終風入松玉女驚飛來往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千萬滴

縣志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候侍扇

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

然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

巾乞書公顧視之令琪磨墨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

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

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

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春渚紀聞

東坡在雪堂讀阿房宮賦且讀且歎賞嘗至夜分不寐給事二

老兵甚苦之一人曰知他有甚好處一人曰他有兩句好其

人怒曰汝理會得甚麼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東坡聞之笑曰不意斯人有此識見縣志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輿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于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

入堂深不覺百男歡墨莊漫錄

子瞻遷黃州時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京師盛傳子瞻同日仙去如李長吉故事神廟以問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避暑錄云子瞻在黃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為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實疑即舉袂大慟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問安否得實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東答云平生所

得毀譽殆皆此類也縣志

子瞻謫黃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每旦起不招客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域有不能者強之說鬼曰姑妄言之數日必一汎舟江上乘輿或入旁郡界嘗與客飲夜歸江光際天風露浩然乃作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掛冠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懼州失罪人急命駕往則子瞻鼻鼾如雷縣志東坡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公合置一器名曰雪堂義餽後試墨三十六丸掄十餘品佳者擣合一品名曰雪堂義墨

子瞻在黃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慾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  
壽之道乃日用錢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  
三十塊掛梁上每日用畫叉挑取一塊以竹筒貯用不盡者  
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

縣志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蛇徑走入  
竹林不知所向後數年乃時出色白脊有紅蠶見之者必死  
郡人極惡之崇寧五年青社李辨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厚三  
士人潘仲達何斯舉樂正夫同遊此山將飲酒或告以有蛇  
怪行未久果見蟠於竹下高與人齊李失聲三子倉皇散走  
李知不得免拾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  
蛇死不勝則我死祝罷石正中蛇腦卽疾穿草去有如風聲

草爲之偃三客相賀竟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  
臊氣不可近稍前視之蛇已死腐其長有五丈眾相率輿去

投諸江中

夷堅志

秦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棠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  
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  
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  
瘦瓢共留覺健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  
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冷齋夜話

孫公素畏內眾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  
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  
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通志

白鳥沒飛煙微風逆上船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終  
古乾坤別逝川羅浮南斗外黔府古河邊波浪三江口風雲  
八字山斷崖東北際虛艇有無閒卧柳堆生岸跳魚水擣灣  
悠然小軒冕幽興滿鄉關西山連虎穴赤壁隱龍宮形勝三  
分國波流萬世功沙明拳宿鷺天闊退飛鴻最羨魚竿客歸  
船雨打篷落日春江上無人倚杖時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  
支獵遠頻翻臂漁深數治絲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此邠  
老江閒所賦也邠老唐太僕卿季荀之後衢之曾孫鯁之子  
寓居齊安得句法於東坡頃與洪駒父徐師川洎子友善山  
谷嘗稱邠老天下奇才也其爲詩文他皆稱是年未五十以  
歿良可惜也

潘子真詩註

野客叢談載王荆公詩云西風昨夜入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  
蓋咏菊也而歐陽公譏之云秋花不比春花落爲語詩人仔  
細吟荆公咏菊原非指目黃州譏出歐公眉山無與而元人  
小說謂子瞻以菊花遭貶今黃州無落瓣之菊子瞻謫黃州  
乃舒亶李定等所爲荆公已退居金陵不與朝政小說誠曹

曹也

格物編

黃庭堅有謝何十三送蟹絕句三首何十三名覲邑人又東坡  
亦有書贈何聖可曰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室燈火青  
熒輒於此閒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  
享須擇佳客不審聖可又何人也

縣志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貧媪相呼賀曰

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新甚但所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

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鶴林玉露

黃州董助教富甚大觀己丑歲歉董為飯以食飢者又為糗餌

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之飢人如牆而近不復可制董仆於地

頗被毆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為具但設欄楯以

序進退時或紛然迄月餘了無倦色通志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訪東坡遺蹟登赤壁問賦所謂栖鶻危

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有何頡斯舉者及識東坡因

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黃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

閒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

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墨莊漫錄

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

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

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鶻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緩行翠竹

白沙洲更挽籐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陳迹但飛

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羣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

餘詩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黃州諷誦高文至

白頭二賦人閒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常見水人猶怒

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首

皆言鶻巢蓋推賦而言也復齋漫錄

案次子蒼韻詩墨莊漫錄以為何頡斯舉作而復齋漫錄

又云何次仲宋詩紀事又云何迂叟未知其為一人也兩人也今並存之通志註

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尙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

初元梁谿漫志

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楊用修云蔣凝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了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縣志

黃岡村氓閭邱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閉廩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餐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惟食真者數月方死耳談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

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子未幾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殂夷堅志

曾宏父紹興中守黃州有雙鬢小鬟者頗慧黠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客至代誦人多稱之揮塵錄

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閒劉改之從後題一闕其詞云案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缺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

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  
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

賦

游宦紀聞  
皇宋書錄同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既食而疑素養白雞  
黑犬就其內飼之雞與犬俱斃有孫來前以匙數粒食晚亦  
斃楊始驚服解毒藥嘔血數升遂將庖者鞠之乃云童德興  
投其藥庖則荆湖制司人復改爲飯局童諭如藥不驗當以  
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齎金器宜賜兼撫問伯洪引庖  
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使亦驚復奏童德興赴召慮事覺先  
飲藥而卒

貴耳集

陽邏鎮僧寺之側有市民甯文以灌園爲生紹熙五年六月妻

產一子名之曰溲兒甫兩歲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晡時  
天地晦冥雷電暴作兒在門首忽失所在移時開霽得之於  
果棚下伏卧不動有朱書七字在其背曰天下太平慶元年  
字闊二寸分作兩行惟太字頗暗觀者撫摩隱隱然隆起凡  
半月餘始沒而不見兒如常監鎮務官具告郡書坊圖其事  
刻板鬻之

通志

齊安郡濱江有臨臯亭故址俗傳秦檜生於此案宋史高登傳  
登令古田帥胡舜陟謂登曰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  
此盍祠祀之則云生於臨臯誤矣

格物編

宋嘉定辛卯金人圍黃州太守何大節召僚佐曰諸君親老且  
非守土臣可無死各以差檄使爲去計自誓不屈城陷大節

沈江死時斬守李誠之亦以城陷自殺朝廷為立廟大節恤典不及而甯宗紀乃書大節棄城遁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二人皆出太學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原未識真卿蓋為大節白冤縣志

宋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父汲為黃岡尉乃右丞相允文四世孫汲僑居臨川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楊以理學名家其女深通大義生集及弟榮受教內庭從父寓黃時稱為一家之學榮著有非非國語縣志

明洪武年間有書生犯夜知府問其何處人生答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令江南遊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

有聲名在鳳池識者謂為解春雨也堅瓠集

馬炳然正統閒宰嘉魚羣盜劫藏去而欽召報適至以盜未獲阻行始盜入馬於暗處稽其數三十人有長而髯者魁也因密屬捕者懸賞罰期必得會陽邏鎮渡江人數及一髯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虐訊誣服馬始就道囚皆死獄中後豫章獲盜稱贓出嘉魚移文楚臬守以是罷正德閒馬建中丞節過楚入閩楚正戒嚴至陽邏與盜劉六劉七等遇磔其屍虜其處子家屬死者二十人人謂冤報時郡守余貴不忍大臣女辱賊即索千金具牒屬四青衿方勇等往贖女追及於潯陽其帥趙風子受金還女厚貽而遣之曰以充爾郡犒軍錢余具車馬以四老嫗護女送還蜀郡通志



黃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郡守盧濬嘗浮舟江上風起舟師頻呼柁木大王問故以妖對  
濬歸撰文牒水府其畧曰象窮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  
明欲下然犀之照惟川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  
亦助虐其與首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詣江上忽  
一木自樊口至命縛之登岸時修學宮以爲左柱萬曆中宮  
災柱燬通志

安國寺右有景佑真君廟祀張睢陽郡守盧濬遍毀淫祠是廟  
亦在廢中忽門阜爲神所附索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兒君  
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  
鎗拊劍星未落兮擊鼓掀旗搗賊壘兮焚寨轡賊肉兮充飢  
食馬鼠兮旣盡殺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鐵甲願爲

厲鬼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爲張飛莫指我爲張儀子張巡兮  
在世與許遠兮同時在東嶽兮押案總督府兮陰司侍蓬萊  
兮殿直任鄴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  
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以皆知濬驚異復詰以事  
應如響由是廟得不毀通志

盧濬誕日假寐夢出一字門過織染橋越數家有嫗饌已中有  
粉餈厭飫而返及覺唇吻猶香令掾偵之見老嫗設俎奠其  
夫忌日粉餈從所嗜也亡方三十二年據還報盧與誕日皆  
同亦嗜粉餈因召嫗贈金經紀其家耳談

黃岡進士奚世亮爲延平守值倭寇陷城力戰而死遺骸於旗  
亭其後倭人聞見荔枝樹則斫以爲薪次旗亭有一紅衣女

子抱樹而哭甚哀曰但殺我勿伐吾樹倭憐而去樹遂存倭亦隨解至今呼旗亭荔枝為紅娘云核如丁香小肉甚甘美說者以亮死賊之氣所留也

三楚文獻錄

王思旻縣刑房吏也多行陰善有鄉民誣陷重辟思旻察其冤出百金賄其讐始得平反民心感之而未識也後思旻為泰州同知告歸偶同葬師卜地山中乞漿於村舍見其家有木主曰恩人王思旻祿位訛之泣告以故則向所平反者也王語之民出妻子羅拜問入山故知為卜地民曰山前後數里皆我有也請擇焉果得吉兆今邑人所豔稱赤膊龍者也王居官事詳宦蹟

穆天顏性至孝少貧甚父客死於蜀兄弟自黃奔喪附客舟晝

夜哭舟中一老賈感之助以貲糧將抵夔老賈曰吾去此不遠約某日吾挈囊來待公過此也既而天顏扶柩走叢山中夜雨如注視電而行乞宿旅人不納至治店老嫗憐而飯之明日抵夔老賈至果贈以多金且為之祭而哭乃曰與尊府素無交但念年老無子若客死誰為奔喪者及天顏貴入蜀訪之賈尚無恙且有子矣於是厚酬之亦贈治店嫗以百金後天顏巡按四川賈已死其子年十六補弟子員

縣志

萬曆戊午秋黃岡樊憲副維城方在諸生偕何遠宿閤中汪闈夫燥南應試武昌寓止洪山寺小菴菴有千葉蓮植而不花樊浴其庭見之僧云從未開花自公至之日始蓓蕾數日後當開耳明日復浴則已敷鮮枝頭數之正得三朵樊公戲謂

遵宿闇夫曰此三花應吾三人及第兆也遵宿以爲然闇夫笑曰異哉二人頗乎誕乎樊公曰予先折一枝供案上如萎則已茂則兆也旣而果茂遵宿亦自摘供之閱三日樊之花盡何之花方茂汪獨不摘任花自槁枝上及榜放三人皆中式然樊聯捷去何至壬戌始第汪止孝廉卒崇禎乙亥樊以憲副投閒何方轉學憲花若得氣之先矣冷賞

樊副憲夫人易氏賢德逮下尤善應變乙亥春賊寇黃州夫人有內姪時昇妻汪氏以貞烈死於賊其僕承用者與賊通賊委之兵著以銅鐵二械械固賊之章服也著鐵者領數十人著銅者倍其製範金爲圈兩頭作龍共銜圓珠合則無縫量背大小繫之承用遂奉賊指揮入郡城爲奸細先獨至其主

家將應羣寇攻掠夫人聞承用歸遂匿多人於門外而呼之來見好語之曰聞爾在寇中何以放歸承用猶辭以逃命夫人曰爾主母死而爾歡笑此爲寇來非逃命也聞爲寇使者有銅鐵械盍視我承用推阻夫人命從人索之促裏不見將發其衣懼而出之臂夫人詭曰此物罕覩付外觀之門外數十人齊出縛承用送官賊失內應不敢攻城遂遁去冷賞

樊孝介先生幼佻達母夫人慮廢學因齧斷其指由是篤志力學所業益進卒後子孫塑像祀之其指輒修輒墮樊氏家傳

易曦侯好接引後進多所成就自是黃人士爭爲善恥言財利鄉紳薦士多拔掩滯及一時名譽不欲專爲利媒士相見必汲引某貧而才出其文章相推獎引見其人相晉接以得士

多者為榮既而曦侯遇流寇同其子為璉罵賊死易用王哀  
辭有曰弋矢滿空偏中其鳳獵矢滿山偏中其麟或謂遊曦  
侯之門如被褐以入衣錦而出良然通志

黃岡王御史同道夢澤雲澤之從子也少落魄不羈鄉人擲揄  
之遂發憤讀書再入省闈不見收自為文告於城隍之神一  
夕夢神人謂之曰汝志固可取奈命運何同道再懇之神曰  
惟有一事尚可通融汝願之否汝命中本有兩子若少生一  
子尙可得乙榜至於甲科則不能也又懇曰生所願在甲科  
一洒鄉人之辱誠得之雖無子願亦足矣明日謁神復禱如  
前後果中式萬歷壬戌進士入為御史巡按廣東罷歸竟無  
嗣少宗伯慎菴說居易錄

萬一奇任開封推官摘發如神有夜行經柳林以肘篋告命刈

柳鞠之期某日至訊柳比讞察觀者一人色動訊之服罪又  
行部風旋輿蓋以去跡其所至得骷髏青草出眶內因命捕  
殺人骨青果得之亦具獄伏法郡有宅扁鏞舊傳包孝肅宅  
上鐫萬人開三字見之曰謂我耳啓戶闕然惟一榻冷風肅  
肅而已不懌出數日而卒人謂孝肅後身云縣志

黃岡陶廉憲家貧嗜酒為諸生時偕任生讀書城隍廟陶赴友  
席夜半任猶啾唔不輟聽外忽有聲曰任某汝苦讀不過一  
道士耳試看陶廉使吟風弄月來也後陶成進士官至廣西  
觀察任次年以事被黜去而為巫役鬼頗驗通志

樊伯括齊宏憲副公之長君也祖母熊太恭人暮年焚修事大

士惟謹五十五尙無孫次年所得伯括甚憐愛之辛未夏偕所親往武昌歸至三江口舟覆伯括足爲同溺者抱持幾不能出忽水來衝擊如有稱大士以救者足遂得脫而身在壞船底與俱漂流十五里遇一人破舟出之衣仍不濡通志

黃州被流寇之禍備極慘毒而其兆不止一二先見甲戌二月二十七日巳刻有聲自西北來如雷地爲之動坐立之人搖搖如在舟中房屋皆震黃州城傾數堞武昌諸處皆然橫互凡二千餘里又黃之東北百里曰林家山避寇者多匿其處乙亥三月十六日將夕有大風雷如天崩地湧數圍大木拉如枯朽屋瓦皆飛行人盡騰起逾更次始定又數年前黃州大江中有黑水一道流至三月乃絕此俱希有之變也聞黃

邑東鄉有山曰馬坡賊至鄉民團聚其上投石拒之賊不能攻乃遍搜山之前後得男女近百人引至大塘盡殺而投之水一男子自知不免手拉一賊偕投水中俱溺死後鄉人涸水漉屍見男子與賊尙紐結不解通志

崇禎戊辰黃州教場民居六月淘井以竹籃繫身放入井中少閒曳出則遍體青腫而死矣其子駭之復繩籃而下曳出亦死籃中旁有膽豪者不信其事取火酒醉飲繫籃以大銅鈴與曳者約曰聞鈴響卽速曳出入半遽大搖鈴急曳出啞不能言逾時乃甦問何所見云一無所見但冷氣射人如刀耳聞之官命瘞其井後有故老曰六月純陰在地不宜淘井淘則多有冷氣逼人而死或者其然乎通志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崇禎己巳歲黃州大稜小民有不謀朝夕者易曦侯思賑之無其具與兩兄謀曰鄉之富人不信小民而信我輩一言曷不迂其身以爲質乎乃立券富室貸穀轉資貧者富人以曦侯義士因薄其息貧人息薄易償而一鄉之人遂得舉火待新矣

通志

王子雲一翥雲澤尙書曾孫崇禎庚午舉人楚名士也亂後隱廬山講學五老峯下一日與諸生同觀瀑布忽發問曰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諸生不能對遂拂衣歸素與龔端毅公善龔使東粵過黃州相見賦詩極懽或曰上巳時佳黃州地佳子雲人佳公詩不得不佳

通志

王少宗伯慎菴說黃州大聖寺崇禎中忽有鬼物爲崇住持僧

晨盥輒擊其首甚患之會歲除乃炷香佛座之前熾炭於爐而借寓鄰寺避之元旦忽覩寺火光市人驚入視之乃一獨脚鬼醉卧佛殿上鼾睡未醒僧卽取鐵索穿其臂繫諸殿柱鬼醒叫呶怒詈以其一足禦人終不能脫日將晡一童子於佛殿後觀世音掌中見一紅果色如珊瑚圓如龍目異之取視眾人方傳玩鬼忽奮臂攫去吞口中卽遁去不見唯遺鐵索在或曰此所謂夔罔兩也

通志

王涓來少宗伯說劉修撰克猷中明崇禎庚午舉人困於公車至順治己丑赴會試初入京居黃岡會館是夜夢一神人自空而下類人間所繪畫魁星者連呼狀元劉驚起遜謝顧曰數定矣何遜謝爲是科遂捷南宮殿試果及第第一旣入翰

林又一夕夢人告曰君雖狀元及第然官不過五品年不過五十時遇覃恩加一級為從五品急請告歸歸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時命家人洞開窗戶仰視曰天樂迎我我逝矣又曰我東華真君第三弟子也今召復故位耳劉生平力守功過格制行不減古人居易錄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師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廠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猷也又康熙壬戌金德嘉教授安陸

不欲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朱公充

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東軒述異記

余與邵潛夫陳其年諸名士以康熙乙巳修稷冒辟疆水繪園

分體賦詩余坐湘中閣立成七言古詩十章後一日杜茶村

自廣陵來亦有補作或問之曰阮亭詩何如杜曰興酣落筆

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

知餓死填溝壑漁洋詩話

杜于皇以勝國遺民流寓白門龔芝麓宗伯招飲演項羽故事

扮虞姬者固楚伶坐客曰楚人演楚事先生楚人請以一語

贈之援筆書絕句云年少當場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

千子弟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負心語關名教不得以罵坐少

之考田  
詩話

杜潛歿於江南家貧不能葬蘇州知府陳鵬年解組時為典狐青裘得三十金付蘄州徐琮營地於空路口葬之或口占云江南有客杜茶村文采風流世所尊不有滄洲陳太守誰為營葬太平門蓋哀之也通志

長圻塚有老圃蓄一瓜最巨將獻豪門勾者挾藩人竊食之老圃持鋤擊勾死即瘞其地明年瓜復盛其一大如斗會令購瓜剖之皆血令大疑掘視根出死人口中推訛得勾者狀老圃逐伏法通志

王吳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因次日仍欲啟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面供齋果

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面前棗子偶啖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聞忽見住房外燈燭輝煌几筵肆設眾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景啟戶問之是日乃此庵已故淨月上人忌辰眾方祭祀宗伯大異視所供盤中之棗其頂微缺如少二三枚者恍然自己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予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吳廬取吳天岡極之義新齊諧

王吳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沈方舟用濟贈以詩云紅淚千行濺鐵衣傾家不惜拔重圍揮金欲笑曹瞞吝只贖文姬一个歸隨園詩話

黃岡王大宗伯吳廬由運河赴都水次舟淺篙師入水祛淤覺



有石隱互舟底採取之石縱橫二尺有奇厚三寸許昇至舟中摩挲久之漸露字跡告諸宗伯宗伯見石質瑩潤拂拭審視乃唐太宗命褚河南摹蘭亭本宋米友仁跋為小板蘭亭第一碑驚喜過望寶而藏之雖連城不易也抵都有索觀者輒飾辭拒之久漸播揚來觀者眾乃裹囊置輿中命嫗載之歸藏於家及解組旋里建堂顏曰繩武嵌石於壁非親密者不輕以相示宗伯歿後家中落田產鬻且盡乃拆堂而貨其材前一夕聞堂中隱隱有悲泣聲即之聲出石間無何為一老明經持十斛麥易去明經故子孫亦不知珍惜乾隆癸巳武昌吳明府世雯聞而購得之丙申致仕攜歸今不知存否吳霑化人也

秋燈叢話

康熙癸卯七月望日黃州城內外火延及江船獨善人數家如楊雲峯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無損時朱衣巷一茅舍賣豆腐家當火衝無恙有司問之家姓凌夫婦事老父極孝養

惜逸其名

參現果隨錄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償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

見聞錄

于清端公知黃州時何士榮反永甯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陂各擁眾數千號十萬且揚言先取黃州清端徵各區丁壯自草檄攻鼎業擒之與士榮戰於黃土

均賊勢甚盛礮雨下隊長吳之蘭被死火燎公鬚不為動手  
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遂乘  
勝攻諸賊諸營方爨令覆釜以進預伏兵於鐵爪等敗逃處  
果悉擒之乃勒石於岐亭而還通志

武昌營弁某有弟素無賴一日自遠歸而是夕軍餉適被劫弁  
疑弟所為以告於上官縛而拷治之遂誣服連引十餘人獄  
既具清端破械出之而以其冤白撫軍撫軍驚問曰然則盜  
安在清端指堂下一校曰此是矣其餘黨方進香木蘭山今  
晚可獲矣已而盜盡獲餉故在校家封識宛然通志

于清端公官黃州發奸摘伏如神有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  
願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

擒之盜進見乃大驚服罪曠園雜志

盜湯卷者陽為捕役于清端公知其囊中有盜籍欲得之每進  
見賜以酒肉久之詢以大小盜數卷唯唯不盡言乃乘其醉  
微服從之得聞卷密與其徒語明日召之飲盡發其狀搜得  
囊中盜籍乃誅卷遂案籍追緝無不悉得諸盜屏跡于清端公政書  
邑西富民游燕后家貲巨萬有二子少名衡周納粟監生雍正  
癸丑秋燕后同其長子與佃人某口角致鬪衡周在塾聞之  
力勸其父兄而止佃者歸其子怒父不能圖賴推之仆肋枕  
脊柱數日死遂以毆殺告縣縣令某少年從政其父兄貪戾  
不檢曾向燕后借穀不應銜之而佃適來控檢驗時親撈屍  
汗中得骨屑半豆許非屍身所有也強湊之肋閒詳請定罪

游父子三人皆論絞游破數千金援例納贖部議以燕后及其長子愚民無知許贖伊少子則監生也知律故犯不准檄下就決監生大呼曰爾以穀故誣我一家死罪三人天可欺耶令急命塞其口竟絞以死不兩月而令以他事罷將與其父兄就訊移寓報恩寺忽患疔瘡徧體腫爛數日死年尙未三十且無子鄉愚傳以爲游監生索命云

晉起堂集

道光乙酉夏四月邑諸生汪士俊偕仲兄士倫遊武昌寒谿寺見古碑立藜莽中上鐫明孝子丁鶴年之墓士俊曰孝子乃元人遭國變不仕蓋孝於家而忠於國者也當覓鐫石者更明字爲元是歲秋闈初八夜夢孝子黃冠鶴筆附其背曰忠孝分股俊驚覺而題紙至頭題爲邇之事父三句心異之榜

揭卽中是科舉人

縣志

道光戊申夏大水有老人攜幼子掉舟移家將泊岸風馳浪湧舟敬而老者溺幼者救之亦死兩尸相抱出沒於洪濤中岸上人欲援之而無及也時謝蒞以知縣告歸里居方纂修邑乘慨然曰此與古曹娥事異而情同也欲採入志惜無由訪其姓名咸豐乙卯謝家扶乩一童子降乩謝曰爾何人乩判曰長者不憶在志局時聞郡城外有父子並溺者乎謝曰然乩又曰長者不又謂可入邑乘乎謝曰然不知姓名奈何乩又判曰吾農家子歐陽順興年十六父名文正年四十九吾以救父死上帝憫焉敕爲馬王侍兒父爲水府功曹

縣志

咸豐十一年二月八日粵逆竄黃州黑龍江馬兵有戰死路口

者賊愛其馬駿爭欲奪之馬怒且嘶直突殺馬兵賊且前鬻斷賊手仍奔赴馬兵尸所旋繞數次卒躍入塘水以死土人哀之葬兵塘側馬附焉縣志

以上黃岡

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創亭名必觀蓋取荀況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青箱雜志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陋鳴蛩淒楚來窗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攜筇手曠望眼閒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

去來一曲為君吟為君壽茗溪漁隱叢話

龐安時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以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舟行李之盛侔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澹山雜識蘄水謝童子相傳宋時人少異悞十歲不能言父母怪之多苦焉令牧牛一日作牧牛謠云可若何遠遠騎牛下淺坡長笛一聲鳴也清歌一曲無多後遂能言神益清朗並能書與詩然不傳其所傳者僅此通志

浠川巴河鎮一女子暮來親家道逢扛木者女云何不捐作白

衣大士像其人怒歸語其妻共習為狂言已夫婦俱腹痛不止夜同夢見女子曰必作像方免難明早其人遂如言命工刻像不成忽女來一斧而就宛然女貌也女歸不言不食七日而卒至今祀之神每月一歸甯其親守祠者視其履上溼泥為驗其母常為浣濯其衣云

冷賞

蘄水金卜公與顯姓對鄰顯姓家一侍婢見卜公而悅之有紅綃之願不得通餌其閤人金御下嚴閤不敢達也久之事洩金大怒曰蠢僕違教宜死友力解之乃杖百而遣焉卜公絕口不言其事顯姓德之

通志

蘄水北郭門外舊有小邱為骸骨墩萬歷閒邑人趙報子一日醉歸時暮卧墩上恍惚有人揖至一舍類清泉寺兩班文武

嚴肅有禮與敘賓主各通姓字已而置酒盡歡聯詩唱和達旦而醒彷彿猶記姓名詩句按籍稽之皆故徐壽輝官將也

縣志

陳后明世宗后蘄水南鄉陳端女也生有異徵家素貧隨父賈安陸郡安陸故興王分藩地世宗時為王世子偶游市肆見后端重寡言笑遂選侍藩邸後世宗入承大統后正位中宮無子命陶仲文監修黃岡三台河橋橋成鎮以玉帶建寺橋旁為禳祝所並塑世宗及后像焉后所居名鴨兒坑傳聞掘坑時有雌雄二鴨雄者飛去僅獲其雌云詳明史

程節婦蘄水山後人年十九而寡壽八十餘會正月元旦族人往拜遙見其門左右懸金書大字二行曰節氣橫山嶽精光

湛玉壺眾駭異之及到門忽不見士人至今能言其事 縣志

明張明經武昌人謁選時與一人互通籍里其人曰公楚人也

知蘄有巴水驛乎張曰有之公問此何意曰僕始生僅一歲

家失火眾皆奔避忽火中神語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人因

抱我出今恐選此驛耳後果得巴水驛 臣鑒錄

巴河廢城舊傳為姚崑斗相國所築案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徙

南郡蠻七千餘口於江夏界中蘄在漢屬江夏郡晉時西陽

有五水蠻五水者浠水蘄水巴水赤亭水西歸水也宋元嘉

末立浠水蘄水等十八縣以處豫部蠻民南史豫部蠻廩君

後也水經巴水五蠻居之今蘄地也顧黃公維舟巴河弔王

子雲詩云因憐故人逝不上五蠻城注東漢巴水蠻城則巴

河之有城不自姚崑斗始也 縣志

顧黃公嘗道經蘄水見一勾呻吟蹙蹙一手捫其痔漏一手挈

小筐而前至廟壇出筐中爐橐投以藥物火燄起裸坐其上

反肘鼓囊彭彭震煽綠燄悉從口中出食頃而去莫解其故

耳提錄

康熙時徽商許明野賣鹽巴鎮攜婢女綵能年未及笄明野悅

其色欲納之乃飾幃幙盛妝奩具香水命之浴女斥其衣飾

覆香水登樓自縊死未幾明野亦死其樓轉徙旋經數姓來

居者女輒見形最後為國學生葉松齡所居煙宵月夕隱見

無常簾屏庭戶之間往往若有聲響家人怪之松齡心知其

故祝曰汝第勿作祟吾當為汝表揚之自是遂安乾隆二十

二年松齡子龍章於雨夜篝燈讀倦隱几夢一青衣項繫素帕含泣語曰君家忘之耶龍章驚語其父松齡曰是欲不沒其節耳因具呈其事以聞縣志

嘉慶某年除夕有經蘄水北關外者見羣勾聚飲聯句一勾持杯云一酌一杯乾一勾以箸畫灰云寒灰撥不然一勾探囊云囊中無所有一勾從耳傍舉手云留得一錢看明日跡之不得其處縣志

咸豐間蘄水經粵逆亂監獄俱燬破壁上有舊題句云響罷譙樓鼓一二三四五只有禁中人聲聲聽得苦縣志以上蘄水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此岐亭在西陵峽口麻城亦有岐亭鎮而志遂牽入呂忠肅事誤

格物編

麻城縣東三十里閻家河有閻伯璵墓相望有孟學士墓見邑志皆因王子安滕王閣序附會注序者亦以閻都督為伯璵案唐書王勃傳止稱都督並不著其姓名序中雖曰閻公其諱亦不可考而勃傳末有天寶中崔昌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應請承周漢廢隋為閻詔公卿集議而起居舍人閻伯璵集賢學士衛包表是之注家求都督之名不得遂以為伯璵不知自咸亨二年開宴都督已有壻吳子章構文夸客都督之年當不下三十宏道元年高宗殂凡十四年武后僭據起光宅終長安凡二十一年中宗反正始嗣聖終景龍凡六年睿宗嗣立始景雲終光天凡三年又歷元宗開元之二十九

年以及天寶中都督年且百餘歲即令尙存當亦不復仕宦一疑也又唐制都督秩三品起居舍人秩六品按其前後官階亦相矛盾藉令都督有張蒼之年亦不應爲起居官二疑也傳知都督之爲伯璵固不當沒其名於始後有表應運歷事宜書曰此即開宴滕閣激賞勃文者又不應全不照應於其終三疑也文苑英華載閻伯璵池賦有云浸長天之一色竟用子安序中句自非子安同時人四疑也蓋開宴之間公其名不可考矣

格物編

黃州故縣張慙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

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東坡志林

萬松亭在關山路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甯以還堽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記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曰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漫錄

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



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云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閒嘗撤碑刻有士題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蛩溪詩話

案東坡先生萬松亭詩與前黃州韓子蒼感棲鵲詩皆一事而通志兩存之此雜志中之資考證者故不敢擅刪去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囊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過林中見一桃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

肉齋居素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東坡志林

東坡在黃州陳季常慥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困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

宋稗類鈔

季常好賓客喜畜聲伎妻柳氏奇妒故東坡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蓋用河東女兒身姓柳之語也又東坡與季常札云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又云數日

前卒然過江游寒谿西山諸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座無狂先生為憾耳狂先生謂季常也容齋隨筆

麻城有虞學士墓相傳為虞集墓在邑東虞家墩有好事者曾啟墓視之中有誌乃集文非集墓也縣志

謝無逸於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煙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於館館卒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縣志

宏治中麻城人梅吉為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嘉靖閒麻城劉鸞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於口中時覺胸有紅日一規

言曰為陽宗常存之則長生鶴林錄

楚黃李公孟白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為外官時一人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偽適其人復來請託公徐曰敝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皇遽而避又黃俗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甯光固閒設教稱公為叔後公以侍郎致政歸道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謀面平時假託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自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發達見聞錄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爲稱首通志

毛鈺麻城人侍御鳳韶之女適劉嫁十一年而夫死忍死事姑

居一小樓誓不逾閥父病劇呼之終不肯歸甯也少讀書能詩老而益工年七十九目不見字猶使甥輩讀而聽之其好學如此鄉人以文貞稱之廣輿記

董樸以行人奉使過華容謁劉忠宣公大夏飯之惟脫粟蔬肴而已樸知忠宣砥礪之益以清節自勉厯官參政所至皆著廉名人海記

西陵梅長公慷慨好任事能急人之難不避禍福李孟白與人油油然不立崖岸眾寡小大莫不敬禮之劉三韋不妄與人交令其縣者倘不職雖登門不一相見時目爲西陵三老冷賞

梅長公巡撫南贛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逮楊漣杖死言官擿抉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

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卽訊當是時鈞黨徧天下銀鎗之使四出公自分且夕逮繫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頽足曰我何渠不如野猫頭致奄黨忽忘我耶野猫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女之辭也已而嘆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媼息之手當刺血草奏大呼二祖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耳肯低頭駢首作圓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襍被從兩蒼頭跨馬上親知股栗莫敢過信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我稍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邸報至坐追賊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卻望快快如有所失也

楚寶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爲鄉評所

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聞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爲諸子不敢致辭逡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爲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剡牘於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且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爲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闢門而進學使者方啟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轅然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卽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贗

曹石霞楚黃才士領己卯解癸未捷南宮父爲雲南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櫬出順甯府巷遇四齡童子攀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門生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謔雙腳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胎去矣遂坐化

見聞錄

李沐麻城人始爲縣掾吏官令出票取堂上鼓云務要緊細密

釘輕擊遠聞旦晚同聲陰晴一韻令賞之勉令就學後中順天鄉試曾建橋於官田畝鄉人遂名其橋爲李沐官人橋

縣志

麻城劉同人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爲好事者竊去葉慕廬云王敬哉宗伯撰于奕正傳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缺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略奕正略例述云

鈞廊偶筆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甯泰甯死燕市久矣言前生事甚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之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以狗血噴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俟齋與時雍善問之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爲諸生

鈞廊偶筆見聞錄現

果隨錄并同

麻城梅太史之孫名益字雪崖其兩手爲獻賊所去而書法甚

佳道聽錄

雍正八年麻城黃文奇夢神執紅旗數百插人頷上奇亦在插內莫解何故越兩月有虎食人奇憶前夢大恐築土樓三丈餘居其中虎至繞樓吼聲不絕者累月後虎患平奇猶居樓誦經懺悔勸人行善事年七十餘終

縣志

嘉慶閒麻邑某署門丁陳姓在鄂渚與其妓昵妓謀脫籍以金二百付陳囑爲贖身陳得金背女去女遂自縊越七年陳於署前仆地作女言索命緣女死訴於江夏城隍神許女匿麻邑稅書尾篋中來麻覓陳報冤藏王氏宅數年矣未得便初至時附王姓小鬟體言狀王時化錢帛濟之女甚德王其索

陳命也王爲講解乃許緩期七日聽陳少理己事如期陳死

縣志

某氏婦事姑孝家極貧嘗謀諸夫曰姑年衰老設一旦不測安所得棺於是銖積旬月得錢三千以易棺久之姑無恙而婦病知姑愛己泣語夫曰我若死以徹席裹尸足矣勿聽姑以棺殮也夫泣諾之婦死其姑大痛曰割我孝婦何惜棺爲強殮之而屍僵難入羣力抑之棺輒缺二指許葬之中野夜分雷雨大作翌日村人過其塋側見土開棺出婦自缺陷中望見人呼曰某急活我其人駭而奔村中聞此異咸往視復如前乃啟棺扶婦出衆驚且喜曰某孝婦生矣旋家拜見姑姑破涕爲笑曰非兒純孝動天安得如是耶

縣志

以上麻城

耿定向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辯定向不能勝也贄為姚江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為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明史耿定向傳

安邑人鄒彬然夫婦黑夜為人所殺劫去財物其僕二長兒偽傷報縣累及左右鄰家十數人被刑繫獄究不得實據彬然陰魂扣其兄守質之門曰汝拖累無辜我的冤讐只待于青天到便得明白及公自郡城還岐審理彬然一案令其兄守質將彬然所居房舍詳畫一圖歷指問明某房某房係何人居住並細訊是夜被殺情形始末隨傳安邑陳典史至衙內

曰汝少待殺彬然者必至陳尙不敢信公乃用祕計差役取彬然家僮三長兒至監收一大空屋中柵鎖柱下監押人役夜深各歸別室就寢至三更時屋隅飛沙走石唧唧有聲索命三長不禁股慄作荷荷聲須臾電光閃爍光影之下彬然夫婦披髮血面如被殺時模樣嗚嗚呀呀哭罵負恩賊奴把命還我三長慌叫道弑主者係我哥二長與鄰人某某等我不過秉火旁立與我無干比時監押人役齊至一一盤詰明白帶三長還本家挈獲二長並弑主刀棒與所捲家財兼挈同謀夥逆者回話先時數日府門幽晦旋頭風環繞不絕及至是日早堂審理定案後日明風靜萬聲頌祝即日牌行該縣釋放無辜拖累十數人于公神明折獄類此頗多特因鬼

冤故錄之安邑百姓所以有鬼有冤枉也來伸之謠于清端公政書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骼碎兀左脇下腫

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足向腫處踢之下

蛭數升而愈通志

儒學泮池向植荷歲值秋試邑以紅葉有無多寡卜中式數屢

驗人稱為科名草縣志

邑西關外半里許王家畝村後大路有五穀樹一株春二月葉

生時視形像以驗歲麥熟垂穗形稻熟垂穀形如菽如魚如

木棉皆酷肖縣志

黃安女子王貞潔字皎若能詩適麻城鄒氏早寡有節婦才人

之稱其咏明妃青冢詩云七寶珠冠翡翠翹那堪萬里路迢

迢香隨朔漠黃沙盡容敵胡天白雪消豈似李陵終背漢不

如蘇武老還朝只今傳得琵琶曲青冢黃昏久寂寥工力幾

與老杜句相敵矣格物編

余忠宣公闕元史紀其世籍詳矣其先河西武威人因父沙刺

臧卜官於廬遂為廬州人祖為唐兀氏而闕獨氏余史不詳

其故案湖廣通志及舊邑志皆以闕為羅田人羅田余氏家

譜記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公余天錫弟兵部

尚書天任及元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余闕皆同宗宋末兵難

闕祖被掠入河西冒唐兀氏闕以父宦廬州遂復為余氏余

氏祖墓碑皆鐫闕名又記闕官京師忌者欲中以禍遂歸隱

羅田蓋史載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司以不阿



權貴棄官歸時事也史載年代與余氏譜合後起爲副使分  
兵守安慶闕命其長子等歸羅田省墳墓洎闕授命安慶其  
子在羅田者招魂葬衣冠於羅余天錫宋史列傳未詳世籍  
史失之也

縣志

徐壽輝又名貞蘄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爲業至正十一年天  
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爲偈頌集衆念佛心欲爲亂一日  
徐浴於鹽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爲  
妖術立徐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據蘄州陷黃州稱國天完  
改元治平遠近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郎等盡陷湖廣之  
十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缺嶺入杭湖爲董搏霄  
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

擒其僞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  
年友諒弒之然壽輝雖死友諒等大亂東南其禍爲尤甚也

七修類藁

羅田舊志邑有匡姓二其一爲方正學孝孺後改姓流寓於斯  
遂寄籍焉家有藏譜述孝孺遇難時典史魏澤匿其幼子彥  
八避地興國州洪濱橋卒葬州南門外有子三伯留居興國  
仲季宦遊江南寄籍英山英羅接壤季復卜居焉其易方爲  
匡蓋取爾雅釋詁方匡義同其字猶存古方字形以示不忘  
本之意攷彈詞補注亦載方氏被禍時典史魏澤匿其幼子  
與匡氏譜合

縣志

教諭署內有榴樹一株枝葉蔥蔚而未華正德五年花忽盛每

枝九花俱實纍纍如貫珠是歲匡輔中秋榜第九以後登榜者與數相符明倫堂階畔有紫荆樹二每當子午卯酉年花鮮明異於他歲老幹花盛中者年必老嫩枝花盛中者年必少驗之不爽 縣志

少宗伯王慎菴與黃岡御史王封滌言羅田縣近城山間有僧菴本南向一夕大風僧已寢旦起殿宇門戶皆北向矣 居易錄

案此與現果錄略同一以為麻城一以為羅田疑即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通志

城內胡正衢家鍋嘯鏊中水濺數尺高後家業漸廢邑西門外

某家水缸中作小雞叫碎之片片皆雞聲竟遭水厄 碣石勝談

康熙時邑令王光鼎以歲旱禱雨泣拜徒步行赤日中未半晌

雨如注民以為神後逢旱數禱無不立應及陞他郡禱雨雨驟至不及避感疾卒羅民間之立像奉祀於樾蔭堂嘗因禱

雨不應迎光鼎像於祠行赤日中即雨 縣志 以上羅田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者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曰此皆應舉時所行之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坐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自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賤翰末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

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者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是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餽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  
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  
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閒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  
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時所懷之者今日老爲  
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  
今擬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尙書耳播曰賢表丈任  
何官曰現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宏宣播拍手  
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尙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慙失次  
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  
拜而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哉蘄州遂話爲笑端太平廣記  
慎氏毗陵庾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彼結媼好載歸

蘄春經十餘秋無屑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  
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語灌夫灌夫覽詩悽  
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晌  
閒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雲溪友議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嘗解鬪牛脫其一角又過蘄州遇  
一人長六尺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  
因爲背覺腦冷如冰卽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  
血升餘西陽雜俎

諸祐蘄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里  
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猱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  
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

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是陳起僑蘄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日里會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媢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鄰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並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用皆埒至貴郡將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並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馬氏南唐書

陳曙蜀人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坐陳酒殽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

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窺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陸氏南唐書

蘄州有鬼烏宋王禹偁自黃徙蘄聞此鳥詢其名或答曰此名蘄州鬼禹偁大惡之未幾果卒蘇子瞻作禽言詩曰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甯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今按蘄原無此鳥或謂卽梟鳥俗名扛喪聞其聲卽惡爲不祥然此鳥處處有之春夏閒卵哺時多夜鳴何指爲蘄有也一統志

蘄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閤鑪鞴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曰沙模作

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一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遊宦紀聞

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閒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為德仁作也潘子

真詩話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為翰林學士忽夢著綠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著綠之應官制既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可信也文昌雜錄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三角山下神龍居之禱雨皆應而

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廣教山下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曰蛇洞在蘄口鎮側即今龍峯山蓋白花

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捕采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小路温舒自信陽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詣近處龍峯寺遊觀距蛇洞不

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憩旁人驚曰一巨蛇蟠屈於下相與持

挺擊逐施下榻蛇逕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

或為所傷即急剗其肉少緩則徧體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不踰時即死施到闕除蘄春守蓋且將為地主故山川之靈

陰相之夷堅志

白承節樂平人淳熙初監蘄口鎮市客金生抱販米帛每出入

鎮宅甚熟一日量籌畢束縛貨物頓几上閒談市井商事問答頗久出酒炙飲食之所坐靜僻白竊取其邵陽隔織兩匹藏篋中胡妹壻自外至適見之謂與爲戲耳客酒罷徑肩所齋行次日點閱不見亦但疑宅人故相惱不深介意至暮乃以爲請乞爲詢究白怒曰我固卑正是本鎮官如何擅誣作賊客翻遜謝投淚去後承節子天逝其母石氏痛之極空篋中以爲殮兩匹在焉胡妹壻來弔見之極嘆惜

通志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常爲娼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

客逢兩人於秦州酒肆爲主家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傅問其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

通志

蘄春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佃僕張甲受田七十里外查黎山下紹熙初無疾而死體未全冷妻已治棺三日不忍殮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得文引差遣黃解元可速具食仍置草鞋一雙妻不敢問卽辦之張不下席而飯自空鞋失所在復瞑目明日又寤一切如前及寤雙履皆破云方始追得今次與汝相別從此長往不復甦黃解元者卽元功也

通志

蘄州民費翁家業頗裕生二子長曰小二季曰小三長者事親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一  
極孝逐日辛苦經營纖微收拾悉以供父母之養季殊不然方七歲見父如仇未嘗見面話語至慶元元年十有九歲矣其年三月盜錢用數千賭博仍詣市買刀宣言悖逆或報其父父遂避於接子山寺中相去五里有趙氏菴老僧宗顯忽遣侍史邀相見逆子踵至使闌入別室然後謂翁曰是皆宿世因緣當爲汝解之翁拜謝宗顯旋呼季使來座下卽驩然作禮願充弟子之列顯命翁還家傾售所蓄得錢四百千顯爲辦餘直置祠部牒至九月度季爲僧立名法淨才踰月顯坐化云

通志

蘄春某太守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東溼嘗有忤意者旣加痛箠復用鐵鉗箱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言

語飲食踰月始死晁尋得疾數日而卒

通志

景定二年安撫使王益避亂率民保鴻宿洲築城今治麟山之陽掘地得墓碣云本是千年地暫借五百年感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川案王益爲知州稱安撫誤舊傳爲郭景純所留自晉迄宋末不止五百年又傳荆藩建邸時所獲皆誤

一統志

康茂才以元進士授南康太守歸命明太祖康郎山之戰厥爲首庸太祖旣定天下封蘄國公子鐸錫爵蘄春侯靖難時鐸守後宰門勒兵拒命死遂失封世宗起藩邸入繼大統念康公爲楚人功大殄祀甚憫悼赦湖撫下郡邑求康氏子孫時康姓居青山鄉聞命驚錯以爲靖難後禍復作議一椎魯之人稱爲嫡派赴京陛見上不樂止龔留京錦衣千戶又別支

流寓在燕者號明元光宗為太子時明元以黃冠奉祀太清宮香火嘗乘閒陳先世失封狀太子允復其封尋即位一月崩遂未議及蘄庠生康再奇字鳴來蘄國嫡裔也藏其始封券及宋濂所撰制誥萬厯閒州守徐徵驗其券復其丁徭二

十戶以示優恤

四照堂集

刑部尚書馮天馭張夫人無子鍾愛其女十歲尚烏帽錦袍揖見縉紳大老於邸第大學士嚴嵩見之欲為姻婭奉酒上壽馮公佯醉嚴大慚喉給事中侯某劾尚書致仕

顧氏家傳

蘄州江防道署初建時或占其中宜出大魁後宣城沈寵歸安韓紹建節於此沈子懋學韓子敬皆殿元信地靈有先兆也

州志

萬厯己未蘄州散花洲土人於其上得小鐘一口擊之無聲以獻之兵憲王公迴溪不能識時大宗伯李公本霄適過蘄王公質之李公曰此三國時周公瑾破曹兵軍中會食之鐘也共十有二以重物擊之無聲以蘆葦輕擊之其聲始發驗之果然

州志

烏撻蘄州大同鄉人或云鄔姓也少為髡奴能口吟舌語又善作百鳥獸聲好之山林鳴嘯飛走頓集因就禽之嘗徒手入空室須臾牛叫羊咩雞叫鶯鳴爭呷豕狗折薪轆釜貓翻醜犬舐砧門牖開闔箱篋啟閉兒索乳啼婦姑相稽病者呻吟聞者絕倒

顧氏家傳

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指以祈嗣請於二昧老



人適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備極壯麗殿成公旋  
得子又闖賊將破斬忽一老僧跌坐珙門七日珙出見問何  
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珙漫應之老  
僧曰稍遲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珙憬然悟曰此必四祖  
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幔盡製為僧衣一家老幼皆剃髮  
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說鈴

故判定王樂工周諒其先元樞密使名信初洪武初編入教坊  
孫某正統初賜荆憲王至定王時諒以技冠教坊嗣王尤愛  
之國亡為道士

通志

周諒勇力善幻以響馬株連繫刑部獄崇禎己巳應募為兵敗  
歸鄉里麻城土寇白么兒據虎頭關諒擊散王遽召還

白茅堂詩

注

顧景星贈周諒三絕句南山石爛海飛塵玉貌周郎七十春  
歷盡繁華成夢想一壺市上且藏身夢裏朱門對綠池舊人說  
著自堪悲於今不見岐王宅芳草根融燕子泥忠孝坊前誰  
度曲但逢佳節苦相思往來剩有衰宮監著著緇衣話舊時

白茅堂集

蕪春山水秀麗人文故多應之遠不可考近代王公折節樂與  
士大夫游往往結為詩社宗藩中以繪事擅名者如竹侶之  
草蟲定王之菊竹鑑虛之松梅季御伯誠之水墨花卉維宗  
之松書則如震岳仲良龍涓諸昆季皆得飄然瀟灑之意搢  
紳之工書者若王之栩號天目王之鼎字定仲李新字庚伯

王可象字孝儀王縉號意菴而諸生中有袁素亮字公寥鍾

士良字伯駿陳之京字觀北王瑄字大玉周至德字文仲張

效鍾字期伯陳字屠長盧紳字元薦周宏德字叔毅袁道

長字天侔其楷書行草皆擅絕一時為藝林翹楚州志

浦心韋蘄州人為荆藩良醫所精太素脈是時諸生中名噪人

耳者惟予與蕭東曙浦一夕延予至其家曰勿飲酒夜半吾

當為子候脈既候而歎曰吾意子少年科第將有所託今科

第雖不可得而心脈起一峯將來必以文章名世吉祥壽考

固不待言矣惟蕭脈七斷八截恐非令終之客及城破蕭死

獨慘然後知浦術之精顧氏耳提錄

嗣樊山王朱某亂離後漂泊蘄東百里外隱於醫更姓樊字曰

孝山荆府名妓某工畫蘭楚楚有致酒閒曼聲度曲能說開

元天寶故事孝山寵之遂娶焉已而孝山病廢歸蘄結草廬

以居今蕪沒矣詩云白頭宮女嫁王孫陋巷頽垣煙雨昏梳

茗鑪香曾此地琵琶一曲客銷魂居業齋集

樊山王次子常采封鎮國將軍崇禎十二年獻逆破襄陽劫藩

府將軍孳家人一夕遁長史追不及失所往十六年獻逆陷

蘄屠之慘荆王屍郡王皆被害劫諸妃夫人將軍免順治三

年歸蘄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砦死之州志案斗方砦在蘄水縣

蘄州楊姬某氏少寡鞠一孤年三十不能娶姬懼斬夫祀百計

營聘所少僅數金姬私許富家為賃春預乞其直得娶婦時

嫗已往役婦入門索其姑不見不肯成禮夫語之故婦泣曰妾囊中金足相當立趣贖姑夫夜馳往猝未持金已而來索婦曰金適已付汝矣夫大詫蓋貧家壁皆編葦鄰人竊聞其語輒詐為夫取金去也婦羞見給又無餘金痛姑不得贖遂縊死質明雷擊盜金者死戶外金故在手而孝婦復甦施愚山集

順治十三年蘄州安平鄉李氏塘水歎起高二三丈其端如馬

鬣移時此水立也黃公說字

康熙七年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款起其西村又一方卵或者煮雞卵破之中復得一卵六月十七日甲申地震兩穀金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作花卉狀者顧景星紀異詩孟秋地震天兩穀金底雷文不可讀春前東村鳧伏戲誰遣詩

妖出鼻腹西村方卯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出天公年老亦如人血氣妄行諸病出君不見伏羲未畫九與六鳥獸不狘亦不贖文字不興鬼夜哭白茅堂集

康熙戊辰蘄州營兵丁元通夏逆受偽劄其妻某氏與知泣諫不聽乃絞殺其二女尋自經而死元事泄被執乃拊膺大哭云悔不從妻氏之言江麓堂集

謝烈婦蘄州漁家女年二十適伍從雲初氏字從雲時伍家鬻閒架為結束給氏父母一日氏兄遇從雲衣敝衣招羣勾走村落閒遽歸白其母母顧語鄰嫗嫗曰吾早知之郎君有渴疾恐不久不如改圖伍家金可塞也氏聞截髮擲鄰嫗以死自誓明年歸伍值姑病累月不解帶姑卒從雲宿疾大作氏

一如侍姑從雲死羣囚爲乞棺氏叩頭謝血流被面已而沐浴衣衰麻自經於柩側里人醵金葬某里立石紀其事至今

呼烈婦墳云

甲乙存稿

道光癸未三月北關外清江門外洲灘水內出火

志略

案黃公

說字晉穆帝升平四年涼州澤中火起此水然也然者陰之

極也凡大水皆有火小水則無今小水中出火殆雨雪綿連

過久陰極陽生故耳

西園詩注

以上蘄州

宋泰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柵青林山今廣濟地

覩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爲答以討賊童子曰下旬

當平何勞伐此

通志

盤塘山最高處爲笠兒腦有蔡大官昇天遺跡相傳大官蔡姓

名廣福弟廣善唐貞觀中敕爲神神初降於朱慕橋憩陰於

張勝側飛昇於笠兒腦有李行思者因夢感視馬跡所止爲

祠三處像幅巾道衣端拱執如意其傍一將執鞭爲楊臘兒

蜀人父楊朗駕木簰至盤塘遇石鷹嘴解朗死於水臘求

父屍不得自四月至五月號呼江上亦投水死神感其孝收

爲將今俗祀神四五月民相聚和歌其尾聲相助必云楊臘

兒尋楊朗兒那裏尋那裏尋

縣志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渙夜二鼓攬衣

露坐月明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

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汝何人答曰商婦也良人久不歸

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曰妾與君

有夙緣非同人閒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七言斷句以贈末二語云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覘庭內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輟耕錄

董熙廣濟人初為掾給事縣庭好春秋學每就寓曹治之夜分不輟令得其故驚愕給筆札試之曰不凡之器也牘薦為諸生後以春秋入南雍舉永樂癸卯鄉試第五名署諭安福即以春秋傳授諸生稱名江右通志

正德閒廣濟藍瓏家馬產駒似龍超騰遠道惟一老僕御之尋

聞於朝老僕御馬赴京至黃河化龍而去老僕亦失所在通志

徐彥合嘗客遊返棹時有江西估客附舟病且死舟子利其貨夜取屍沈諸水僮僕聞之以告召舟子詰怒之舟子色恐彥合因好言以厚直者與汝汝出其屍餘悉籍記以待其子言已呼鄰舟買棺殮之舟抵估客鄉縣其子拜受籍而迎其柩以歸里居時有祖塋青岡嶺樵兒據顛砍伐彥合適見之恐其驚而墜也若為非徐者漫語曰此徐家山林也其人徐下執斧斤去明日乃知為彥合悟曰公慮我驚而墜公德厚矣比鄰盧姓急而售其田於彥合事已悔彥合知之即焚其券其直置不問居業齋集

廣濟陳王化有孝行萬厯乙卯苦疫闔門俱困母卒不食三日

夜感神謂曰吾憐子為子斧驅疫且起視斧入門寸許患者

悉痊

通志

梅啓南廣濟諸生崇禎辛巳歲大饑江北人相食啓南與陳伯順等議施賑夜夢天神謂曰人民大亂施粥可濟啓南許施粥十日神微笑次夜復夢如故且云事已聞諸上帝矣明日縣令議賑啓南輸穀助之

通志

劉養微字敬伯性淡泊工詩臨卒賦詩云辛苦人間百未休今

朝忽作返真游玉樓作記非吾事一枕空山明月秋

湖廣通志

胡繼洪廣濟人有廩數十間貯穀每歲不登設食待遠糶者而貸其息錢忽廩內一黃物似蛇鱗角四足長數尺以穀為窠其家祭之日飼一粥土人呼為穀龍又阮思槐竭困賑饑後

飛粟來集倉皆滿

通志

廣濟寇淑耆民稜仲子行多長者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某來必欲與淑偕行問其故曰我欲適京夢神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熟視之乃淑之故父稜勢方急沈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詢之舟人皆謂無所見神所謂寇公乃稜也救子兼及沈矣後淑夢稜謂上帝以己忠直命為巡

河神

堅瓠集

景輝不知何許人或曰景清之後也崇禎時從襄漢遊楚攜一琴夜嘈嘈彈又為詩善飲酒好與文士交至廣濟望東衝山石錯落遂卜明水為黃牛院以居乙亥流賊數十人由太湖

入宿松歷楓香驛輝先有書謂其友舒民裕曰二月賊來當  
無擾九月須遠避無如其言嘗以時旱過黃陵洞鼓琴少  
焉以琴絃擊一石書數字投潭中隱隱見波起久之有龍出  
大雨四境霑足其為詩不肯留時人勸之因名勸留草書法  
類懷素後羽化山中適當九日至今每年九日山中人攜樽  
弔之名曰挂瓢會通志

文信國畫像崇禎末孫羽季當流賊躡城時用信國畫像絹素  
藏於緇袍背以走亂定乃出以告諸家廟後木長避吳逆亂  
亦如之像至今存縣志

女郎徐元象字奇孺廣濟人舉人張楚偉字小損配詩文有雋  
才其京口寄父書云兒自襁褓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淒

然舟行風水便利遂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成陳廣谷大川  
靡能記憶舅氏出鮑明遠大雷岸與妹書與兒讀之如賦如  
頌蓬窗瑣瑣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几案如滌挑燈夜坐  
日起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山川觴詠幽情暢遂何必紆拖青紫乃稱貴乎又送外  
絕句云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千里魂夢伴瀟湘

居易錄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峯頂信山之  
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  
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或疑於泉脈有傷云筠廊偶筆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北坡望春樹花成麟鳳獅象之形是年金

德嘉會試第一 縣志

以上廣濟

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閒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西清詩話

四祖山塔遭兵火熱盡守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閒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途往觀然多為陰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璠通判郡事因適野視 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瞻睇髯宗紹言嘗掘基下得石碣云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後塔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驚異曰試為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

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曲於背且纏其軀寺僧以告紹叱之遂輦土掩之既而塔成 夷堅志

淳熙元年嘉興蔡攄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於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跽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悉沒一小篋貯出身敕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為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亂而蒙神力以免其死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通志



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以豬售與屠人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是夜屠人亦夢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我非豬乃人也可急遣還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大驚凌晨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詫異豬即望東禪寺投奔不假引導也鐵壁師命之曰夢修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現果隨錄

黃梅東山五祖係肉身楚中兵亂一兵欲驗真偽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自殺指久失忽為一村媪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文以重贖易之命漆工續上完好如初壬午秋夢五祖謂曰汝登鄉榜當在五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

通志

黃梅山水奇秀有十祖師曰千歲寶掌和尚曰遠公曰菩提流

支祖師曰四祖大醫師曰五祖大滿師圓證祖師無迹祖師

朗公禪師張金祖師靜鑑祖師

皇華紀聞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間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為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為火焚矣馮茂山為五祖大滿禪師道場肉身猶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山有碧玉流石漁磯諸勝馮茂山頂多白蓮甚盛為五祖手植亦可異也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篤生五祖十

三仙云

筠廊偶筆

破額山麓有唱歌石人臥其上便解歌後雷擊之不復驗皇華紀聞

東山一名馮茂山馮茂長者所施故名東山寺唐大中時建入

明寺燬於火五祖真身如故乃移山隈建今寺上有白蓮峰

峰下有池生白蓮瓣可千數每瓣中有蓮房不結實五祖手

植也通志

五祖山有宋英宗御書天下祖庭徽宗御書天下禪林二坊額

通志

靜鑑禪師泰和梁氏子洪武中為僧居終南山後居黃梅妙高

山歲種芋魁三百六十本日噉其一不復食正統十二年臘

日示寂遺囑三年後啓塔景泰元年臘日塔開師顏貌如生

膠漆莊嚴於未圓滿處泥沫疊之時黃梅令梁某師族也甫

蒞縣夢師來謁曰吾腰重不能揖將以累子明日往謁塔視

之果然乃削其累重今存像戍削如生通志

石麟黃梅人明宏治八年舉人先楚中有老生每入闈即夢號

舍前有麟跳躍數科皆然後覺漸長大至乙卯榜發老生前

一名即麟也老生見麟驚曰吾待子久矣縣志

石崑玉守蘇州忤其師申時行吳撫李希時行意假查盤事發

難適巡方者取府帑額銀若干兩情吏失其案因以侵罔律

崑玉下四郡司李袁可立覆覈可立知其罔以案弗獲冤弗

雪也齋宿告神翼日可立暨崑玉坐府廳見庫藏局密詢之

則數十年弗啓者俄有大鼠齧以入可立心動叱開戶視之

則前案在焉再拜稱賀曰誰謂天道無知耶捧讞語為李中

丞朗誦崑玉獲免 縣志

意生寺有白牡丹一株昔有張七道人往禮普陀見觀世音現婦人身屬以此花寄植五祖大滿禪師生處其花特盛移他

處則萎 縣志

北山有節婦李氏墓節婦夫死葬此山植雙柘於墓側有牛嚼

左樹五寸婦撫柘痛哭一夕而生與右齊焉卒合葬 通志

黃梅縣南孔隴鎮小江上有地藏菩薩像崇禎壬午十二月像忽出淚拭之復出是月二十三日獻賊陷城至順治二年淚

出如前甫一月左良玉兵至 皇華紀聞

蔣彬黃梅人生五歲不言一日有戲是兒癡者忽應聲曰如君

喋喋不如我默默一座皆驚 通志

咸豐七年夏粵逆蹂躪山中龍坪鎮老農黃勝昌宅後皆幽澗

深林避亂婦女咸聚焉賊猝至勝昌具飲饌於門外給以願備館舍賊領之婦女悉從後逸去賊覺怒甚縛勝昌斬之一

舉刃霹靂從空下賊震倒易一賊亦如之再易亦如之蓋無

雲而雷者三賊遂遁 縣志

邑治後牆下舊有阜角樹大數圍咸豐初漸枯外缺中空有物倒懸約長五六尺狀如人頭項肩腹手足皆具若拘攣然即

樹心也時粵逆踞梅論者嘆為生民倒懸之象數年官兵克

復木為風拔 縣志 以上黃梅

黃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黃州府志卷之四十下終

